

正信不可欺

文/轻云

【明慧网】

<http://minghui.ca>

(根据 2000 年 10 月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真实故事改编)

【汇编者按】本系列丛书中的故事是广大法轮大法修炼者几年来，特别是遭受迫害以来的真实经历。由修炼者自身提供素材而写成。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大法修炼者的思想情感、道德情操和真实所为。我们将其从大法网站上摘录下来，汇编成册，以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大法修炼者，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在做什么事，从而对大法能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

我们衷心希望该系列丛书能对您了解法轮大法有所帮助并给您的未来带来美好！

带上我们的祝福！

系列丛书汇编小组

2002年5月

的胡科长。”

黑胖子缓过神儿来吆喝着：“程诚，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居然敢在厂里大肆宣扬法轮功！今天来，就是要把你和吴玉清送到转化班去，去好好了解了解法轮功……”

“哈哈……”老厂长突然大笑起来，“了解法轮功还用你们押着我去洗脑班？在这厂子里我已经了解了六年了！被你们抓起来的那都是好人啊！我问你：这做好人的人被抓起来，那抓人的人能是什么人？你们的转化班能让我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你有几条小命？”老厂长说完又戴上老花镜继续读摊在桌上的第四季度工作报表。

黑胖子向警察使了个眼色，两个警察把老厂长从座椅里架起来往厂长办公室外面拖。

“放开我！你们这些政治打手！”老厂长想努力挣脱开，可是两个警察把他架得紧紧的。

刚跨出厂长办公室的门，四个打手就惊恐得目瞪口呆——近百名职工齐刷刷地站在院子里，层层叠叠，密密麻麻，近百双眼睛见证着这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警察傻了眼，架着老厂长的手瘫软地松开了。

“你们凭什么抓程厂长？”

“你们这是绑架！”

“随便抓人还有没有王法！”

“你们抓好人是在助纣为虐！”

“善恶有报！别拿自己的生命给邪恶垫背！”

……………

看着全厂职工的凛凛正气，再看看那四个人灰溜溜的狼狈，老厂长再一次敞怀大笑：“哈哈……你们好好看看吧！正信不可欺！这就是我了解的法轮功的真相！”

(完)

蒸汽冒着白烟在锅炉房门口翻滚，站在外面的工人们惊恐地看着这一切。

当老厂长冲出锅炉房时，他已浑身是水，全身湿透。他喘着粗气，用手擦着脸上的水……当看到围观的职工们一双双惊恐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老厂长突然敞怀大笑：“哈哈……就象洗了个凉水澡！哈哈……”，他笑得那么痛快，脸上一片灿烂，厂里的职工们一年来又一次看到了老厂长的笑容。

赵厂长、技术员和越来越多的厂里的职工们聚拢过来，看着眼前发生的神奇，感慨、惊叹！

老厂长走到老吴面前，激动地拉起她的手说：“老吴啊，当时你的话一出口，我感到有股强大的力量让我相信，当脑子里一想到‘信’时，一股凉气从头流到脚，感觉很舒服。嘿！这一浇把我浇醒了，这回我完全相信法轮功了，法轮功神奇！真的有威力啊！”

老厂长浑身湿漉漉地跑到厂房大门口，冲着厂房里的人们大声喊：“法轮大法今天救了我的命，今后我也炼法轮功！如今好人太难找了，我们厂子里谁不知道，炼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做好人没错！如果我们人人都做好人，那些总想整人的人他整谁去？！从现在开始，大家都来学法轮功！”

高压锅炉安装试用发生的神奇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在厂里传开了；又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在市里也传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厂从领导到职工，对法轮功从根本上改变了看法，在老厂长的提倡和鼓励下，厂里开办了学法班，不少职工学炼法轮功了，正信从此融入人心，百人小厂舒畅和谐的气氛中又多了凝聚的堂正之气。

那一天，610 办公室的人和公安分局的三个警察驾车闯进了工厂的大门，他们直奔厂长办公室。

“嘭”的一声警察推开了厂长办公室的门，四个人冲进屋里，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拉开架势站在了老厂长座椅的两侧，610 的黑胖子奸笑着说：“程诚，跟我们到 610 去说说清楚吧？”

老厂长慢慢摘下老花镜，不紧不慢地问道：“610？那是个啥？我凭什么跟你走？你是什么人？”

黑胖子噎得直翻白眼儿，一个警察马上解围，“这是市里 610 办

欣欣化工产品生产厂是个附近闻名的百人小厂，坐落在市郊一片白杨林环抱的开阔地里。厂虽不大，但科室齐全，管理规范，厂规严格；领导层不贪不腐，文明管理，接受监督，凡事关工厂和职工利益的大事小事，都通过各个科室下达到班组，工人人们的反馈又会回流上达，整个厂形成一种和谐的厂风，人心舒畅，工作舒心，效益也长年居高，成为化工系统的一面旗帜。

和谐的小厂随着 1999 年 7 月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气氛就象整个城市一样，变得莫名地惶恐紧张、烦躁不安、沉闷压抑起来。人们看见老厂长程诚整天皱着眉头，爱说爱笑的他突然间默不作声了。

也是，厂里有三十来人都是法轮功学员，不仅有科室里的干部、科技人员，也有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占工厂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明明是他们把全厂带动得兢兢业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可一夜之间，这三十来个在老厂长看来信得过、靠得住的“金疙瘩”，忽然都成了被镇压的对象。

老厂长白天在厂子里想，晚上回到家里也想，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儿。

厂办公室的老王，那多好的人啊！成品车间那两个混小子，谁都不服，都知道他们经常搂草打兔子，把产品偷出去自己捞小钱儿，可谁说他们谁倒霉——给你把自行车胎扎个洞、饭盒里放几个死苍蝇……，这还是便宜你，要是赶上他们来了横劲儿，敢抡着斧子砍你的家门，找你拼命！只有老王善待他们，顶着他们的混劲儿到家里和他们做朋友，整整花了三个月，给他们讲法轮功讲的做人的道理，教他们炼功，带着他们读那本老王天天都在读的《转法轮》，居然最终这俩人能掉着眼泪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检讨，从此脱胎换骨，变成了厂子里人见人爱的回头浪子。工人们都说老王是救了两条命啊！可如今，老王因为法轮功多次上访被抓，被判了劳教。

技术科的大李，那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可他不像以往分来的知识分子脚底抹油看不上咱这百人小厂，他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从来都不多言不多语，没人知道他花了多少业余时间搞那创了名牌的新产品，他待人那份儿和善厚道、礼貌谦逊，工人们都愿意和他说点儿悄悄话，讨个好主意。可现在，大李因为给国外的法轮功网站提供国内

的镇压事实，被判刑入狱了。

厂子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因为抵制被抓去洗脑而被迫离家出走、飘泊在外；有的虽然还在上班，可也是三天两头儿地被当地610和公安局的人纠缠……这不，车间里的小张几个人出了厂子就有人盯着，上周成品车间的小高又因为出去散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公安局的人铐走了……

工厂里人心惶惶，心分几等，说长道短，哪儿还有心思搞生产哪！一向一心搞生产的老厂长，面对这无法凭自己的能力而扭转的现状，他怎么还能说笑得出来呢？

老厂长程诚心里堵得慌，想不明白，又没地方可说。唉！厂里这三十来个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象电视里说得那样红鼻子绿眼、恐怖吓人、疯疯癫癫、六亲不认的，也没有什么结党拉派、另立山头、对抗政府的呀，我老程天天和这些人打交道，他们一个个就象水晶似的，干净透明得让你一看见底，个个和善、堂正、勤恳、谦虚，他们所在的科室和班组都是最让人放心的地方。

往大处想想——这些法轮功学员简直堂正到了不会拐弯儿的程度，越是风头上越要把话讲明白，为了做好人能不怕丢掉性命，也真是让人敬佩啊！我程诚虽然没炼法轮功，可也没少听这些法轮功学员们跟我念叨法轮功修炼的理儿，高的咱不敢信，什么神啊佛的，可法轮功教导人做好人，为他人着想，讲道德，这总没有错吧。人各有志，你不信神佛，也不能不准许人家信，再说了，人家信神佛也碍不着你哪儿，咋就那么不能容呢？！

俩月前，市里和公安局的人来厂子里“调查”，说是厂里的一个法轮功学员给市里领导写信，大摆法轮功利国利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处；指出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江泽民、罗干一伙为了肮脏的私欲和权利迫害善良。

老厂长心如明镜，后勤的老吴早就跟自己说过，要给市领导写信，讲明法轮功的真相。用老吴的话说，是要让人们在真正了解法轮功以后，有一个摆正自己位置的机会。面对上面来人“调查”写信的事儿，老厂长心想，给市里领导写个信有何不可？堵着人家嘴整治人家，也太不公平了吧。老厂长一直策略应对着上面的“调查”，暗中

保护着老吴。

老厂长没了笑脸儿，也从不说什么，每天人们看到他只是背着手，面色沉重地在厂子里各处转转，默默地看看，然后回自己的办公室，直到下班，才见他拎着他那老式的人造革书包，无精打采地跨上他那辆已经很破旧的自行车回家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也不清楚究竟什么原因，人们已经感觉到环境被污染了，气候变坏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病不断出现。人保护自己的本能使人们开始着手治理环境。

燃煤锅炉造成空气中粉尘量增多成为人们认可的污染原因之一，欣欣厂遵循市里的统一指示，决定把提供全厂职工用水的燃煤锅炉换成新式烧煤油的高压锅炉。

这天，锅炉厂厂长老赵带着技术员到厂里来做第一次安装后的操作试用。老厂长程诚叫上后勤的老吴和另外一个后勤管理员，一同参加试用全过程。

新的高压锅炉安装试用了！厂里好象出了大喜事儿似的，引来一群工人在锅炉房周围探头探脑好奇地观看。

水温表显示100度了，奇怪的是水不返回炉；110度——也不返回炉。老厂长程诚有点不安地问锅炉厂的技术员：“怎么不回炉呢？不会出什么事吧？”

技术员显得心里没数，吱唔着：“应该不会吧……”

120度——水还是不返回炉。在场的人都开始不安起来。

没等技术员再张口说话，只见锅炉上一寸粗的排水管热气蒸腾，“呲——”，带着刺耳的尖声，120度滚烫的开水冲出排水管，强大的水龙带着蒸汽，就象一条翻滚的白龙顺势排灌下来，只听站在排水管下面一时跑不出来的老厂长高声大叫：“天哪！我算是交待了！”

见势不好，老吴冲着老厂长大声喊道：“老厂长，我是老吴，您如果相信法轮大法，您心里就想没事儿！烫不伤！”

老厂长脱口而出，大声喊着：“我信！我信！”

120度蒸腾的水龙，浇在老厂长的头上、脸上、脖子上，顺势流向全身，只见程厂长用手糊摀着被水浇得睁不开的双眼，寻找着逃路。